

外婆挑着月亮来

陈白

两岁半那年，父母抱着我挤上绿皮火车，三天三夜后，我就到了贵州山里的外婆家。

自我记事起，我们村里只有一口井。外婆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村里的人发现了一股山泉水，于是在它流经的低处挖了个洞，再用石灰抹上，四周建起墙，盖上房顶，只留一个门那么大的空隙舀水——能舀出清亮干净的水。它远看过去是就是一座房子，当你走进了，能听到很微弱的流水声。

村里人为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——大水井，这不是说它的水流大，相反，它两个小时尚不够一桶水，而到了枯水期，水流就没比头发丝多。现在想来，叫它大水井，可能是人们盼望过上不缺水的生活。

外婆常常叫我到井边去看，如果没人的话，就得赶快跑回家里拿水桶去守水。村里人多水少，一人一瓢都不够，所有人都在等待上一个守水的人走掉，自己来做下一个守水的人，等舀满一桶，才能结束这次守水。通常，要看到井边有人都会回转，但偶尔也有人会靠近。我一看到有人来到井边，心里就咯

噤一声，要是那人再弯腰看看井里的水，我就吓得从石头上跳起，紧张地看着来人，好在大部分人只是看一眼，还有些口渴的人会舀口水喝，人离去，我心里的石头才落地。

水，首先用来洗菜做饭，然后洗脸洗脚，最后用来给牲口煮粮食，几个月也轮不到一次洗头洗澡洗衣。这样一来，我的头上长满了虱子，头发上打满了结，偶尔梳头的时候，我会疼得哇哇大哭。我的脸自然是整天黑着，衣服上不是土灰就是煤灰，别人见了我，都问我去哪里挖煤了。

“看水”之外，我常被外婆叫去井边守水，有时候是白天，有时候是晚饭后。白天我坐在井盖上看着蓝天白云，听着井对面竹林里的簌簌风声，并不觉得日子难熬，也没想过不守水还能怎么样。村子里的炊烟升起再散去，白天也就过去了。但晚饭后，那时候特别怕鬼的我就很紧张，如果听到什么不常听到的声音，哆嗦难免，然后提着一颗心轻轻移动脚步，靠在井盖后面的泥墙上，借周围的杂草把自己遮住一些。那时候的月光总是很明朗，星星也是在天空眨着眼睛，偶尔还有萤火虫飞过，我就急忙低下头蒙住眼睛，外婆说萤火虫会在空中撒尿，尿进了人眼会长

菜花。

等到外婆点着月光从地里回来了，我的害怕才会结束。她总是挑着水颤颤巍巍地走在我前面，扁担发出吱呀的声音，很苍老的那种。路太窄了，年老、眼神不好的外婆每走一步，我都会听见自己巨大的心跳声。我小心翼翼走在后面，时刻准备出意外时伸出双手护住外婆，不过这样的事从未有发生。

白天守的那点水是不够的，村里人夜里也要为水而努力。夜里守水的人少，运气好的时候能舀够一挑水。我常常半夜被尿憋醒，透过瓦缝的月光将屋子照得微微发白，一看枕边空空就知道外婆去挑水了。这时我便匆匆起来，拿起手电筒快步走奔向大水井。

但几乎每次我走到门边时，吱呀吱呀声就从远处传来了，那是外婆的老扁担声，我的心随即轻松下来。外婆很快从门前那堵围墙后出现了，两桶清亮的水在月光下闪闪发光，我看见外婆的水桶里浮着两轮月亮。

月亮是我们在夜里的好伙伴，每当我夜晚守水害怕的时候，我就抬头看看它，害怕就能减轻不少。我行走的夜晚的村路上时，我发现月亮跟着我，就像一个巨大的手电筒，照

亮我前行的路。我相信外婆也是，她半夜出门挑水时，一定是挑着月亮出去，又挑着月亮回来。月夜、水井、扁担的吱呀声，和挑着水步履稍显不稳的外婆，成了我心里挥之不去的画面。

七岁，我离开外婆家去上学，再没听到扁担的吱呀声了。又过了几年，我听说外婆家通了自来水，外婆不用在小路在月夜里挑水走了，我兴奋得几天没睡好觉，好几个夜里都梦到外婆月夜挑水归来的画面，扁担的吱呀声在耳边不断回响。

外婆不挑水了，水井也不在了，那股山泉水不知会流向哪里，是否已经干涸，这些我现在都无从知晓。当我看着如今脸皱得如树皮般那样凹凸不平的外婆，看着她的背上有上了驼峰，我就知道我离我的童年已经很远了。

很多记忆被岁月之河冲洗后，再也不是当初的样子。只有每当月亮高悬时，我才能清晰地看到在另一个时空里，在另一片天空下，一个从不言生活苦难的老人在月光里挑着水走来。我又清楚地看到水桶里浮着两轮月亮——外婆不是挑水而来，是挑月而来。

不想老也老了

陈保峰

走走停停，半生已过，时间经不起念叨。春已尽，夏已临，一个转身，春天就成了故事，一次回眸，夏天便成了风景，四季轮回中，一切都将不期而遇。

时光匆匆，不想老的也老了，现实有太多不甘心，慢慢也妥协了，有些事情真的无能为力，虽说有太多不情愿，也接受了。拼尽全力也没能经营好这一生，一路走来失去了什么，对什么遗憾，每个人心里都明白，却无能为力。

有些时候，你越在意的，就越是折磨你。欲望，是所有痛苦的根源，有些东西，得到的未必是福，失去的未必是祸，求之不得未必就是遗憾，有些你认为的遗憾，很有可能是替你躲过了一劫。

我想，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大概就是：喜欢的东西还是会喜欢，只是不再强求去拥有；害怕的东西还是会害怕，只是敢于去面对。不纠结过往，不犹豫未来，懂得放下，活得自在。如果事与愿违，请相信，一切另有安排，你所有失去的，都将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。

人这一生，好与不好都得自己走，世间的情，冷暖都有，别说累，再累也没人替你分担，别说苦，再苦也没人替你品尝。每个人都有无声的泪，岁月何曾放过了谁，时间不一定能证明什么，但一定会让你看透很多。不要指望谁心疼你，最难熬的时候，一个人扛着，别人无法体会你的痛苦与辛酸，学会把眼泪和委屈憋回去。

说不清楚这些年是累了，还是长大了，总感觉做什么都难，人际交往难，生活难，但最真实的感觉不是难过，而是疲惫。成年人的世界，钱是活下去的筹码，并非爱钱，只是无奈。

鸟累了树知道，云累了天知道。可是，人累了又有谁知道。长大以后才发现，成年人的世界难以言说，明明哭了，却说没事，明明累了，却还在坚持。有时候沉默不是心情不好，而是因为心身疲惫，不想说话，不想理人，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。人前笑，是因为哭不起，人后哭，是因为哭了也没人在意。坚强也许就是：笑给别人看，哭给自己听。

你无需告诉每个人，那一个艰难的日子是如何熬过来的。大多数人只看你飞得高不高，很少人在意你飞得累不累。所以，该做的事，该走的路，不退缩，不动摇。无论多难，也要告诉自己：再坚持！别让你配不上自己的雄心，也别辜负了曾经经历的一切。人这一辈子，做错了，不必后悔，不要埋怨，世上没有完美的人。跌倒了，爬起来继续向前。

对于时光而言，我们只不过是一粒细小的微尘。那些生命中很多的走过，也只不过是相逢与别离的叹息，丝毫不能改变时间的流逝。曾经以为，美丽的风景一直会延续，美好的时光会一直伴我们走下去，殊不知时光也会有苍老的一天。我们只有咬紧牙关，用脚步丈量路途，用汗水辉映阳光，管它山高水长路远，前面就是心的方向。

坚强是我们心灵的壳，维护着我们的脆弱，纷扰的尘世，唯有坚强，才能抗拒诱惑与寒流的侵袭，给精神一个支点，给心灵一个家园。

千面人生

李欣哲

一次出远门，舟车劳顿之后，身体疲惫、精神郁郁，尤其腹内寒凉不适，虽然当地有诸多出名美食，却觉得无力消化，于是走进一家面馆，叫了一碗热汤面。

白色粗瓷的大碗，碗中汤色微白，半清的汤中半浮半沉着手擀的面，面上盖着肉末和青菜。看似平平无奇，夹一筷子入口时，面食的香气热气扑鼻，鼻腔和味蕾忽然间焕发了精神。面条裹着鲜香的汤汁，极顺滑地进入胃内，只要两三口，本因远行而晕车不适的肠胃活跃舒展起来。

面的种类是多样的，出生在北方，东北有种种特色冷面，发源于东北的朝鲜族，荞麦做的面条，极其韧且有嚼劲，配料除黄瓜丝、西红柿片、牛肉片外，还放泡菜、苹果片，汤汁也是酸甜味，用金属大碗装着，放入几粒冰块，炎炎夏日来一碗，胃口大开，通身凉爽舒畅。

在四川读本科，四川也有很多面，甜水面、燃面、鸡丝凉面……四川面条多放红油、花椒面，麻辣味居多。据说这是因为其地处内陆山间，气候潮湿，因此多食香辛料祛湿气。芙蓉邓洛普在《鱼翅与花椒》中写担担面：“在成都灰蒙蒙的潮湿天，这样一碗面简直救命。”口味清淡的人，初到蜀地，尚不习惯红油入面的刺激，待久之后，身体自然接受甚至渴望着一碗香香的川味面了。

在香港念研究生，香港饮食讲究原汁原味，尽量发挥食物本身的魅力。香港竹昇面以人力压竹竿敲打，虽纤细却格外劲道弹牙，即便不添加任何菜码浇头，素面上桌，仅仅滴几滴麻油，就已非常美味。还有车仔面，配料丰富，有牛肉丸、猪皮、鱼蛋、猪红、萝卜等，瑞士汁或清汤为主基调，一碗下去十分饱足。车仔面原本是平民小吃，流动摊贩推车售卖，故名“车仔”，如今它也登堂入室，成为多样味道的一种选择。

工作在北京，北京炸酱面闻名全国，北方各地也都十分流行。炸酱面的灵魂是肉沫葱姜甜面酱制成的炸酱，其色酱红浓郁，味道咸甜香。面煮好后，冬天直接从锅内挑出（谓之“锅挑儿”），夏天则过凉水沥尽，再码上黄瓜、香椿、豆芽、萝卜丝等菜，浇上油亮喷香的炸酱，一碗面色、香、味俱全。傍晚胡同儿，坐在门口板凳，手捧炸酱面边吃边侃，是属于老北京有声有色的市井文化。

中国地大物博，方土异同，一个地方怕是就有十几种面食，而且都是美味。一碗面条，包含着各地人民的烹饪智慧，也蕴藏着地方特有的文化和饮食习惯。

我时常想，中国人一生怕是要吃数千碗面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平日、节日、生日，面都与人们相伴。人们希望自己的一生就如同碗中的面条，长且平顺，滋味丰富。

面条在中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，无论身在何方，中国人的记忆都通过这一根根面条与故乡紧紧相连。烙在心底的是割切不绝的家乡情怀，融入血肉的是积厚流光的文化脉络。

初夏

李明亮

窗外的不远处有一条河
傍晚或夜里
我总听到三三两两的蛙鸣

是的，现在是初夏
盛大的演出才刚刚揭幕
不论是青蛙还是蟾蜍
蝥蝥亦或蛴螬
在一个个黄昏到来之前
他们都已早早
怀抱最拿手的乐器

多么忘情的奏乐啊
直到夜色阑珊
轻缓的河水放低了鼙声
清凉的露珠滑落草叶
打湿了他们的额头

作家博物馆

王子君

我在通往爱丁堡城堡方向的“皇家一英里”路上。在城堡入口附近，有一条小巷，小巷的名字让我好奇，抬腿便拐了进去。

在不到100米的小巷尽头，是一座三层高的古堡式建筑。房子建于1622年，属斯泰尔夫人所有，400年来，它见证了爱丁堡古城的变迁。斯泰尔夫人去世后，房子几经易主，1895年，城市规划中房子面临拆除。伯爵罗斯伯利将房子买下，修缮后保留了下来。1907年，房子捐给了市政府，成为爱丁堡的作家博物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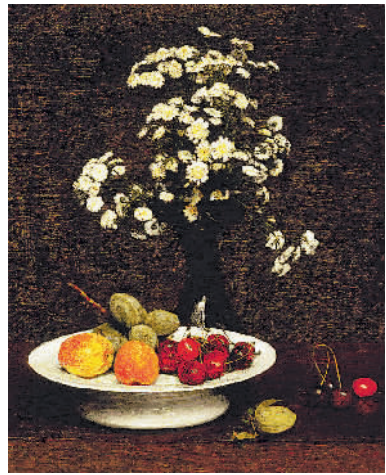
馆前有一个狭小广场，地面的石板上雕刻着14世纪以来苏格兰著名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名言。这个作家博物馆主要是“献给苏格兰伟大的文学人物，特别是罗伯特·彭斯（《友谊地久天长》的作者）、沃尔特·司各特爵士和罗伯特·路易斯·斯蒂文森《金银岛》作者”。在这里，三位文学巨匠的生平都有详细介绍，即使不曾读过他们的作品，也能从博物馆的讲解里了解到他们的人生故事。司各特是“苏格兰之魂”，彭斯复活并丰富了苏格兰民歌，史蒂文森的小说创作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巨大。

有关三位作家的藏品非常丰富。包括珍本书籍、手稿、肖像画和与他们有关的私人物品，如司各特小说《威弗利》第一次印刷时用的印刷机、他小时候用过的一个摇摆木马、彭斯的书桌、手杖，斯蒂文森在萨摩亚岛上用过的钓具、烟斗、马靴，等等。

通过狭小的旋转楼梯上到二层，可以看到所有苏格兰著名作家的介绍。

作家博物馆面积很小，却展现了爱丁堡的文学地位，以及爱丁堡人对文学的尊崇，因为它的存在，爱丁堡的文学色彩更加浓烈。

作家J·K·罗琳说，在爱丁堡生活，到处都能感到爱丁堡文学遗产的存在。在爱丁堡生活，就是在文学里生活。今日亲临，信夫！



《静物 and 花》

亨利·方丹·拉图尔[法] 玛咖啡图



《山居图·卷》

(局部)

唐寅[明] 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唐寅(1470~1524)，字伯虎，小字子畏，号六如居士，南直隶苏州府吴县(今江苏苏州市)人，祖籍苏州晋昌郡，明朝著名画家、书法家、诗人。他玩世不恭而又才气横溢，诗文擅名，与祝允明、文征明、徐祯卿并称“江南四大才子”，画尤更著，与沈周、文征明、仇英并称“吴门四家”。

唐寅的山水画融汇南北画派，笔墨细秀，布局疏朗，风格秀逸清俊。人物画色彩艳丽清雅，体态优美，也擅长写意人物，笔简意赅，饶有趣味，而花鸟画则长于水墨写意，洒脱秀逸。

唐寅晚年生活穷困，依靠朋友接济。

配文·供图 络因

守静观海

愿时光亲和

欧阳

几天前故人聚集，星光满天、街灯闪烁时才解散。故人得知我欲公返家后，以出资为诺怂恿我打车。

我婉转推辞了——可能我从前给人的印象不是爱公交的人吧。

往前推几年，有很多年里我都是出租代步，直到后来有了共享单车，我才改弦易辙。当初给自己的理由是有利于身体健康，实际上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不太适应出租司机了。

个人感觉北京的出租师傅是学问最大的群体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“无所不知”的本事，年轻的时候我尚未谙，还能跟着师傅的话题乱跑，后来我老了，京城的出租司机也在变化，然后我和各路大师傅就分岔了。正好共享单车出笼，各种推广、促销，不(少)花钱还锻炼大腿，于是重新回到了马路上开始骑行生活。

改变初始还是很不适应的：久不骑车再披挂上阵，五六公里就能感觉到远，而我上班的环线之间，单程远过十公里，可我决定改变了，就迫使自己坚持，从一开始的走走骑

骑，到后来的骑行二三十公里，三四年里我去哪儿都骑车。

上个冬天因为刮风总流泪，也可能是冷的关系——几位被我拜访过的医生中有一位说是冷空气过敏，于是又返回到汽车厢里。

可我不喜欢开车，那是一种最好全神贯注的状态，我更喜欢跳跃的胡思乱想。经过出租、专车和公交的对比，最终选择了公交车。体验很不错，不堵车，驾车去单位正常的时间消耗平均在30分钟以上，只比公交车快十分钟左右，还不如坐在而今已经有空调的公交车上读书、养神。

更主要的是，现在公交车已然远离了——按北京人的话说是——把人挤成照片的旧模样，在排除心急开车的群类后，人少，还有专用道，乘坐公交确有一种悠逸的安逸。

其实我想说的，应该是心态。有些人认为，我这种回潮性的改变不容易被理解。确实，生活基准提高了，经济状况改善了，但我却反向而行，似乎除了油腻，没有更好的解释。可我自己并不太认同这样的判断。外在环境本身就在于变化之中，公交变得快捷舒适了，而我也在试着去体验并不熟悉的生活状态。